

松花江上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短道

高丹丹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短道

高丹丹 /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短道/高丹丹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7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814-2

I. ①短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12466 号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5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34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一粒种子先烂掉再生长出来。我的梦想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复活，烂在泥土里没再重生。

1

男子五百米短道速滑决赛现场。

发令枪没有哑火。

六个人，起跑，节奏很快，从第一秒就开始咬牙，咬得太阳穴都要裂开了。摆臂、蹬冰，锋利的白金刀刃落在镜子般的冰面上，几乎没有滑行，侠客们掠过的瞬间，光滑的镜子留下缕缕白色的伤痕。

实力相当的六个人纠缠在一起前进。优美的肌肉线条看起来很狰狞，没人肯放松，登上冠军奖台的最后一步，这些大腿让人看得眼花，冰场显得格外拥挤，他们拧成一体，像个危险的球向前冲。

不和谐音出现了，出弯道时陈石的冰刀蹬空了，是什么原因没人知道，也许有人推了他，也许他推别人没推动，也许冰刀打了，有一百个也许。蹬空是很正常的事，像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错误或者谎言一样，谁都会犯，谁都会说。但一个小小的错误或者谎言在某个时刻是致命的。陈石像被人下了咒，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正在前进的队伍，离开了正确的轨道，离开了刀光剑影。乔志紧跟其后也离开了这个球，不幸的是他滑向了陈石。

血像灭火器里的水一样喷出来。我不能确定陈石的头是否还连在脖子上。血不断地蔓延。所有的运动员都惊呆了，教练冲到场上，没人敢碰血泊中的他。

血继续蔓延。冰变成了红色。护栏变成了红色。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血。赛场成了真正的战场。战场是众目睽睽之下的谋杀现场。每一桩谋杀案上帝都会在意。

血继续流，灌满了空间与时间。血泊中的陈石奔跑在烈日下，雪地

里,我看见他汗流浹背地举起杠铃,骑自行车,我看见他穿着晒掉色的运动衣,傻呵呵地站在领奖台上,颁奖人把一枚闪光的金牌挂在他的脖子上,突然,他的头掉了下来……

我披上蓝色的珊瑚绒睡衣走到客厅看看表,凌晨两点。十三年了,这是我与他见面的唯一方式。

2

打开书房的灯,翻一会儿书,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间看书,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。但又有一些东西被悄无声息地输送到大脑里。一段文字吸引了我:

……在世界祛魅之后,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,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: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,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。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,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……

那个“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”指的是什么呢?上帝,还是什么别的?前所未有的自由我还没感觉到,空前的意义迷失倒是深有体会。

我是在这种困境下成长的一代人。没有人命令我信仰什么,但是摆在我面前的只有选择题,没有问答题。当我一再地去做人生与信仰的选择题时,我所发现的人生价值是别人给定的价值,到最后我几乎不敢推翻这种价值,因为我怕否定自己的过去。

我的过去只有一件事,就是做职业运动员。似乎我的人生就做了这件事。用前半生做这件事,再用后半生回忆这件事。

3

关于我的运动生涯,没有太多的照片可以看。因为我以为自己会滑一辈子冰,那片白色、坚硬而脆弱的冰是我可以终生拥有的。那些像战友

一样的他们，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老去。渔夫是不会拍自己打鱼的照片的，我也从不拍自己训练的照片，我认为跑到老远的景点拍照留念的人都是假装拥有。

我不需要假装拥有。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会毫不褪色地固执地霸占着我的大脑，以至于我离开冰场的第二个十年时，依然觉得自己不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，冰场冻结了我人生的全部意义。

我爸曾经留过几张有关我比赛报道的报纸，还有一些比赛的录像带，我却不曾翻看过。比赛服、头盔和那双澳大利亚袋鼠皮冰鞋都在我最后一次摔断腿时消失了。那段非同寻常的青春岁月，我能找到的物证，只有爸帮我保存的沉沉的一兜日记本。

4

二十多年前的阳光既纯粹又毒辣。一个酷热的暑假。陈石每天下午去参加区里速滑队的训练。

啥时候能练完，我咬了一口冰棍，说，咱们还得去三屯看我爷爷养的小牛犊呢！

陈石在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上跑步，猫着腰练很专业的动作。他的汗珠子嘀嗒嘀嗒掉在地上。休息的时候，我问，你不是练滑冰的吗，夏天没冰，这是练什么？

体力和技术。陈石重重地喘气，等冬天有冰的时候，我就能滑得很快了。

滑得快好，参加比赛得冠军，有奖品，老师表扬，同学羡慕。

那不是目标，我将来要参加奥运会！陈石认真地说。纯粹的阳光把他脸上的汗珠子照得透亮，忽然一滴流进他的眼睛里。

你有时间每天在这儿坐两个小时，不如也来训练吧！一个长得酷似费翔的男人对我说。训练场的十几个小孩把目光投来过。

不行，我摇摇头，说，穿上冰鞋我就没站稳过。

在那个年代不是谁都能拥有一双自己的冰鞋的。一般都是租来的。爸给我买了一双三十六号的黑龙冰鞋，我要穿一双毡底大棉鞋在里面才

能保证系好鞋带脚不滑出来。不过我摔得太厉害了，连两秒钟都站不住，像反复播放的滑稽录像一样，不停地爬起来，再不停地趴在冰上。

你不练也是坐着，费翔男人继续说，时间都浪费了。

对啊，陈石也劝，坐着也是坐着，一起练吧。

多年后，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个费翔男人一句话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如果我在那个下午选择继续吃冰棍，继续坐着，两个小时以后去看小牛犊，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。

5

这是个大众健身的冰场。小时候我以为这么大的冰场哪儿都有，以为人人都应该会滑冰，就像游泳和跑步一样，长大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冰场在我们学校的对面，地势高出水平面五六米，得从一个慢坡走上去。冰场的大门从来不开，小门很窄，有个回转的铁栏杆，属于单行道，一个人进出都不容易，要是个胖子就得侧身。如果肩上挎着冰鞋的话（我们都这么背冰鞋，把两只冰鞋带子系上，一前一后搭肩膀上。）就需要小心磕铁门上。我觉得冰场设计成这样肯定是因为怕有人滑得太快从门口冲出去，摔到大马路上。万一路人经过，碰到一个大活人穿着冰刀甩出来，太危险了。

冰场有一个广播大喇叭，跟高高的照明灯比个似的立在一起。天黑后灯光开始工作，它就伴唱“星星啊，还是那个星——星，月亮啊，还是哪个月亮——”每当这时我就会抬头看看夜空，二十多年前的冬天也是纯粹的寒冷，零下三十多度，大概细菌都冻死了，深蓝色的天空格外干净。

我的加入让速滑队所有的小孩儿都充满信心。有我在，他们怎么滑都不必担心会是最后一名。陈石跟韦少如像在冰场上比翼双飞似的，我却唱着“月亮啊，还是那个月亮”扎进了雪堆里。我常觉得自己就是个扫冰场的笤帚，有时候又觉得像火车尾拴的饮料罐，叮叮咣咣的甩在后面。

每天速滑队训练，都会有许多人跟在他们后面，模仿他们的动作，假装是专业队的。我无奈也混迹于这群可疑的人中间，在耻辱中过了一个冬天。

陈石拿起我的冰刀，摸了摸刀刃，吃惊地说，冰刀还是新的，从来没开过刃呢。他疑惑的笑，让我觉得自己很白痴。我领你去磨刀吧，他说。

电动的磨刀机，一元钱磨一次。要求不高的话，磨一次能滑四五天。小焰火溅出的火花中飘出一股石头与金属碰撞出来的独特味道，像卖火柴的小姑娘在火光中看到幸福一样，我也感觉到温暖。我跟陈石在磨刀机的火花里对视傻笑。

第二个冬天，我不再往雪堆里扎了，威风地从“饮料罐”变成了“火车头”。在冰上自由滑行，让人着迷的速度感，脱离了束缚，像瘸腿的重新会走路一样。脚下的冰刀就是哪吒的风火轮。一张张羡慕的脸刹那间就甩到了身后。我实现了不用坐车，没长翅膀就能从人身边呼啸而过的愿望。我说感谢陈石让我不再当“笊帚”。队友的家长们趁着扫冰场的时候，纷纷凑到我爸旁边，问怎么给沈彤练的，都吃什么好东西了。爸说，买双大号新冰鞋，不开刃，摔一个冬天。

6

对不起！站在我面前拿冰球拍的男生说。

什么事？我抬头问。

我穿着冰刀踩到你的脚了呀！他指着我刚从冰鞋时拎出来踩在雪地上的脚说。

没关系，我没感觉到。

我的冰刀！他强调地说，踩到你没穿鞋的脚了！

我知道，我也强调地说，但是我真的没感觉到，所以不用说对不起。

我们不但脚会冻得没知觉，有时候手也没知觉，脸也没知觉。少如说，现在如果有人打我一嘴巴，我都不知道扇谁脸上了。少如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在一个医院生的，我们原来不认识，却跑到冰面上来相识了。

陈石说有一种人造冰在滑冰馆里，到那儿滑冰就不会冻脸了。我们滑的冰叫作野冰。不过我们都没见过人造冰。

野冰是有生命的，春天来了它就死了，在伴着乌鸦叫的惊蛰缓缓融化。野冰的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早晨训练。因为等到上午阳

光强了，冰就软了。踏着野冰的尸体是滑不快的。过去都是晚上训练，我从没仔细看过野冰白天的样子。冰面上因为化冻鼓起许多小包，连成片的小包看上去像它最后的心跳。从五点开始，我感觉着野冰一点点渗出水，然后我们就在水面上滑行。

有什么东西死了是软的？答案是——冰。我问陈石，总结得好不好？

好！你最会总结，要不一有公开课，语文老师怎么总提问你，不问我呢！他边脱冰鞋边答。

你是体育委员，问你干啥啊！

咱以后就是运动员了！他纠正我。

我是学生，你才是运动员呢！有人管运动员叫体育棒子，我不喜欢当棒子！我反驳道。

行，你是学生，我是棒子！陈石宁可当棒子也要承认是运动员。

就那么想当运动员？有什么好处？

滑冰可以忘掉烦恼。

我知道陈石的烦恼。他是我的邻居，一岁那年他爸进了监狱，强奸罪，判了十年。陈石的妈妈没改嫁，继续跟婆婆生活。他妈妈是个南方女人，讲话速度有点慢，声音有些哑，眼睛凹陷，皮肤像刮了大白的墙，没有血色，但我确定她没抹粉底。我不知道她做什么工作，反正是早出晚归的。陈石的奶奶是鬼故事里描述的那种很老，很老，没有牙，整日背对着门静静坐着的瘦老太太。他们家总有一股阴森、潮湿的味道。筒子式的房间，越往里走越暗，我从没到过他家最里面的屋子。虽然他妈妈没改嫁，但很少在家。所以他们家就是一老一小和一套黑房子。每次经过他们家，我都往里瞄一眼。后来我做过几次梦，梦里回家唯一的路口出现了一个地窖，里面伸出一双长长的手臂，我怎么跳也跳不过去，回不了家。

他明年就回来了。陈石说，从来没见过的人，是我的爸爸。

你会叫他爸爸吗？

没想好，听仲教练说参加市里的比赛有可能被选拔到市体校。陈石感觉到一线希望似的说。

那又怎么样？

市体校要住校，一周才回一次家。

你想住校？

对，就可以不回家了。

那你还是不想管他叫爸爸！我得出结论。

陈石没回答这个问题，说，这次比赛时体校的教练都会到现场选队员，如果取得前三名肯定能去体校，你想去吗？

我不想，我还得考大学呢。我心想，只有学习差的学生才会去搞体育。

可是你现在进步这么快，不滑冰可惜了。陈石说。

可——惜——了！我学着他的语调，我们班主任说我将来肯定能考上北大。不学习才可惜了呢。

考了北大又怎么样？陈石的嘴被围巾捂得严严实实，声音像从棉被里传出来的。

那你当运动员又怎么样呢？我的声音也是从棉被里传出来的。

我要为国争光！

我要当作家！

当作家也不能为国争光。陈石有他自己的主意。

我们边说边走出冰场。我觉得陈石的身高比我高一点儿，但他的理想却比我的理想崇高很多。

7

遮光布的能力就是把白天变成黑夜。灯光再把黑夜变成白天。我们黑白颠倒地生活着。手机永远都在最不该响起的时候响起。

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，“麦兜的理想与真谛”响了起来，麦兜稚气而认真地演讲，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校长，每天收了学费我就去吃火锅，今天吃酸菜鱼火锅，明天吃猪骨头火锅，陈老师，麦兜，你终于找到生命的真谛了……我的理想是……

大清早的，你那么多理想干嘛！我接起小昭的电话，有事请二十点之后打电话。

谁让你给我设这个铃声了。今天有个活动，招待作家团去滑雪，主任

说了，沈彤可以当教练啊！于是我就有了理想……

我不会滑雪，只会滑冰。我依然闭着眼睛说。

冰刀那么小的着力点都能站住，雪板那么宽还是个问题吗？走吧，免费滑雪，免费的啊！小昭开始做动员工作。我最服这家伙能熬夜，还能起早。

行，去吧。就冲它免费的。我被说服了。从被窝里爬出来。

作家们确实不会滑，一个三十度都不到的小坡就软绵绵坐在雪地上了。有一个很英伦范儿的诗人会滑，我真希望看到一个充满诗意的绅士踏着滑雪板的样子，但他说在欧洲滑得实在太多了，今天不想滑。看看人家这境界，跟免不免费没关系。

我跟小昭帮他们找了两个教练，主任想省点钱让我一个人教，我说把尊贵的客人们摔骨折了不好吧？

滑雪教练英姿飒爽地从最高坡上飞了下来，一个大回转稳稳地停到我们的面前。你好，我是冯教练，我抬头一看，还以为是我的第一个教练费翔男人。

8

费翔男人姓仲，是市体工队转业的速滑运动员。由于没分配工作，就暂时在区里速滑队当教练。仲教练没结婚也没有女朋友。那时候，我手里拿着一毛钱一包的盐水煮毛豆，边走边吃，听着街上放着费翔唱的“鬼来吧，鬼来吧”，每个晚上都能看到会滑冰的费翔。

费翔男人喜欢上我们队一个女队员的姐姐。姐姐很漂亮，个子不高，白白嫩嫩的，很像旧版《红楼梦》里的宝钗。“宝钗姐姐”后来嫁错了郎，离婚后自己带着孩子，前夫一次都没来看孩子，人间蒸发了。会滑冰的费翔娶了一个不白不嫩的朝鲜女人。有一天，我看到朝鲜女人和“宝钗姐姐”都是自己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儿。她们的皮肤差距已经不大了。听说会滑冰的费翔一个人去了日本。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初他娶了“宝钗姐姐”，那他现在还应该在中国，她肯定也还会白白嫩嫩的。

我们速滑队是一名中学体育老师组建的。戴眼镜的闻老师曾经练过

举重，厚厚的三角肌和胸大肌让他看起来永远像美国大兵一样结实。闻老师说话有个口头语，咋——咋——，当我逐渐显出运动天赋的时候，闻老师跟我爸说，咋——咋——这孩子将来肯定能出成绩。

什么叫运动天赋？就是跟别人用一样的劲，滑得比别人快。滑得跟别人一样快的时候，用的劲比别人小。曾经有一个游泳队的教练让我练游泳，说我的脚型一看就是游泳的料。还有一个武术教练说，就我大腿的肌肉质量，要是练太极拳打低位肯定能得全国冠军。还有人说我应该练花样滑冰……我说长得漂亮能不能加分啊？不知是不是他们真的看出我有运动天赋来了，最后我还是转进了短道速滑这个魔圈。

9

陈石的爸爸提前出狱了。市里的比赛还没开始呢，陈石的计划落空了，没有机会夜不归宿。他说第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家里只有新闻联播的声音。第二个晚上，陈石还是没张开嘴。第三个晚上，训练结束回家的路上，我禁不住好奇地问，他长什么样啊？

又高又瘦。

那你像他。他对你好吗？

给我买了一双白金的冰刀，在监狱里攒的钱。

天哪！那可是专业队的人穿的冰刀，多少钱啊？我只听说过，明天给我看看！我羡慕坏了。

但我不想穿。

穿吧，能滑得快，参加比赛好被选拔上，你才能尽快实现计划！

也对啊，我是因为要实现计划才穿的。他同意了。理由对他来说很重要。

白金冰刀是速滑队的孩子们都没看到过的。费翔男人亲自帮陈石磨刀，用的是专业队的油石和刀架。白金冰刀安静地躺在刀架上，那副刀架的材质细腻而坚硬，夹刀管的凹槽牢牢地握住细细的刀管。费翔男人仔细地对好冰刀的位置，拧紧螺丝固定。然后小心地从油盒里拿出一块浸泡了很久的油石，轻轻抚去上面的油。磨一副冰刀的时间不确定。

此刻就像一个庄重而重要的仪式一样，必需全神贯注，如果听见刺啦一声，油石偏着划到刀刃，就前功尽弃了。还得先用粗的油石再来一遍，就像抹去一个人的污点一样，写错了字拿橡皮擦掉重来，不过重来次数多了，纸就破了。冰刀跟人的身体一样是消耗品，精心保护，使用寿命就能长一点儿。

费翔男人的手握着油石在冰刀上轻盈地移动。我们都弯腰撅屁股地抢着看。陈石看看我，我挤了一下眼睛，暗示他离计划又进了一步。

磨着磨着，我看到那双手变成了陈石的手，又变成了乔志的手，刀架上变成了一双袋鼠皮的冰鞋。

10

做运动员的时候我们还没开始广泛使用竞技体育这个词，等我彻底离开冰场时才明白，这个词的实际意义其实就是跟别人过不去，跟自己也过不去。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就是：前面不许有人。

后来我变成了一个争强好胜、事事较真、从来都不肯认输的人。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好，我只知道第二名就是失败。

11

过去我常会看到早晨的星星。早晨的星星与夜晚的不一样，它们总是一副随时准备抽身而退的样子。

去市里参加比赛，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。这个距离在当时对我来讲可以用遥远来形容了。车窗上厚厚的冰霜把我们封闭在一个寒冷又充满汽油味的空间里。颠簸，昏暗，穿成浑圆的球挤在窄小的座位上动弹不得，直到天色放亮。

每次下车我都把早饭吐出去，而且每次都是面条，陈石说为什么你要费劲把面条从家运到赛场呢。陈石从来不会吐，韦少如偶尔会吐一次。我对参加比赛路上所有的记忆都是返酸水。

我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去比赛，而他们住在市里的人就不用。别

的小孩赛前有吃有喝，有说有笑，我却只能躺在垫子上喝水，真不公平。当我晕得厉害时，我就开始怀疑我是否应该待在学校而不是速滑队，还有，比赛到底为了什么。

你是哪个区的？一个高个子男生问我，你走错方向了，抽签儿在那边，他指了指相反的方向。

我是城南的。你呢？我问他。

道里区。你是第一次参加市里比赛？高个子男生说。

是呀。其实我不太愿意承认是第一次参加比赛。

不用紧张。我做准备活动去了。他说着就跑了。这男生的腿又直又长。

沈彤！陈石在检录处喊我，道次帮你抽好了，是外道，给——他递给我一根红色的布带子嘱咐，一会儿上场时系腰上。

真难看，又不是动物，我接过带子说，你第几组啊？

第六组内道。

我们滑的是大跑道，四百米一圈的场地，两个人一组。短道比赛一组是四个人，当然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。二十年前说我是练短道的，人们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。

对于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比赛，我日记里写着：

1989年12月20日 雪

我的对手比我高。她家里一定有钱，因为她穿的那件连身服比我的好看。她的鞋套比我的新，刀套一看就很贵，弹簧很粗，胶皮还厚，而且是白色的。我的刀套是磨起毛黑色的，而且又硬又薄。她的冰刀刀管比我的长一码，特别亮，跟陈石的白金冰刀很像。滑起来之后，有许多人给她加油，喊她的名字。好像是盒子。我把那些声音当成是给我加油的，最后一个弯道时，我加快了节奏没松劲儿，把她赢了。虽然就赢了一点点，但我很开心。

后边我还记了几行：

陈石的对手是那个长腿的男生。陈石没赢他，因为他滑得很快。他是冠军，陈石第二名。我虽然赢了白刀套女生盒子，但我的成绩是第五名。前八名就能上成绩册了。我的成绩达到了健将级，闻老师说健将级将来考学能加分。

比赛进行了三天。我见到了许多跟我一样大、奋斗在体育金字塔最底层的同学们，家长送他们来练滑冰，有的是因为爱好，有的是想练出成绩，将来走上职业运动员这条路，分配工作。像陈石那样有着崇高理想的运动员并不多，像我这样不冲分配工作也没有崇高理想的很少。

那次比赛之后，我跟陈石成了队里的榜样。陈石更加有信心要进入体校。闻老师跟我爸说，咋——咋——我说怎么样，沈彤这孩子成绩不错吧。

12

听陈石说，他爸爸出狱后没有工作。看报纸上有养殖荷兰猪发财致富的，就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买了些像老鼠一样的荷兰猪，但没养活，都赔了。后来，他去了附近一家农场帮忙养猪，给人家买疫苗的时候不小心买了假的，造成了很大损失。现在只好每天骑自行车送报纸。

陈石离开家的欲望从来都没有减少过。直到有一天。

我们训练回来的路上，有一大群人围观。走近看是电线杆子倒了，有人说砸死人了。咱还是别看了，吓人，我说。你不是大胆儿吗，陈石逗我。我去动物园看老虎大胆儿，快走吧！我拉着陈石离开了拥挤的人群。

刚进屋，陈石就敲我家门，拿着一件崭新的连身服站在门口，憋笑着说，你看！

新买的？这种蓝色真好看！我接过水蓝色的连身服。

我妈说给我买的。陈石跟着我走进屋，看见笼子里的小松鼠说，它不是尾巴掉了吗？还活着呢？

可能活了。我问陈石，送报纸能买起这么好的连身服吗？再说他去哪买的呢？你爸还挺神通的呢！

我妈说他还去干别的活儿，我不知道。

进了屋，我把连身服拿到爸面前说，爸，你看，陈石的，给我也买一件呗！我也要蓝色的。

爸爸正在看厂台的新闻，那是我们这个厂区自己的电视台，没答理我。我又叫了一声，爸！看看这件赛服。

爸爸忽然抬起头说，陈石，快回家，你家出事了。

陈石的爸爸被电线杆砸死了。这本是一起事故，可是他们家找不到让谁赔偿。

他家又变成了一老一小和一套黑房子。

陈石不再着急去体校的时候，闻老师说，咋——咋——陈石啊，想不想上体校啊，有个教练相中你了。

13

父亲，对于速滑队的小孩来说，就是磨刀工，清扫工，运输工，炊事员，外加陪练员。他们陪练不是跟我们一起滑冰，他们是冬天站在雪地上，夏天站在柏油马路上，以目光和身影陪练。陈石的身后再也没有这个目光和身影了，只有一双白金冰刀和水蓝色的连身服。陈石的目光里多了一层我不认识的东西，好像叫忧郁。

为了参加市里的一个短道比赛，我们进入了冰球场地训练。大家都不明白人怎么可能在这个小圈里较量速度，穿着大跑道的刀在冰球场地里除了甩就是摔。

第一次进入了这个注定绕不出去的圈，我像喝多了酒一样摔个不停。在这种小场地里摔跟头真不是闹着玩的，四周都是木板护栏，每个跟头都是带响儿的。我咚——咚——地撞向木板，摔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，摔成了雪人。很奇怪那时候我怎么没摔骨折。闻老师和费翔男人也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摔。后来才知道是“磨刀工”喝多了把刀给磨偏了。再后来，“磨刀工”把酒戒了。现在他常说，幸亏把酒戒了，以前跟他一起喝的酒友都没了，活着的也瘫了。

我的“清扫工”很尽责，每晚下冰后，他都挥舞着硕大的笤帚在冰场上

辛勤劳动，通常比别的“清扫工”干得多，干得快。由于他过于卖力气，那么冷的夜里他也会出汗，黑色的针织帽上总是挂着一层白霜。有一年冬天我在工大的院里看到一位大爷吃力地蹬着三轮车上坡，他的帽子上也有一层白霜，我不由自主地过去帮他推车走了很长一段路。有时候爸喝过酒才来，不知是醉酒还是冻的，紫红的脸上飘过迷迷糊糊的笑容，我总觉得他那样的笑是为我而自豪。

“清扫工”现在不必再扫冰场了，但他依然离不开场地。他跟一伙儿退休的老头儿组成了一个队伍，在树林里造了一块儿自己的场地，冬天抽柴，夏天甩鞭子。据说他们还有队规队训，道德品质不够高的都入不了队。每当看到有运动员丑闻的时候，他都说这样的素质，我们队就把他开除。

我的刀终于又磨正了。第一次短道比赛，由于一个从内道过人的精彩动作我被市体校的教练选中了。那个教练说，在场上会动脑筋是短道运动员必备的素质，她说她喜欢聪明的运动员。

闻老师跟爸说：咋——咋——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，这孩子我一看就有发展，怎——么样，送她去滑冰吧，那个女教练是小仲以前在体工队的队友，说句话还能好好照顾彤彤！

费翔男人的队友？肯定长得挺漂亮的。我想看看。

爸说，那得看沈彤的了，她想滑冰还是想学习。咱孩子学习可是挺好的。

闻老师说，咋——去体校也能学习，上午上学，下午训练。这孩子不滑冰可惜了，我看将来那就得是，咋——咋——世界冠军的料。

费翔男人说，一场比赛就被挑中的运动员可真不多，何况沈彤的成绩并不是前三名，余艳红是看她有潜质。（后来听爸说，余老师觉得我跟她长得像也是一个原因）去练练试试吧，文化课也不能全扔了。如果她练一年不行，回来直接上初中，不耽误。不过小家伙得改项目了，余老师是教短道的。

短道？就是彤彤上次摔跟头的那种小场地啊？那东西太危险了，练那个能行吗？爸不放心地问。

行啊，现在练短道的人少，好出成绩。费翔男人回答。